

艺苑清赏

心手双畅 超妙入神
——吴昌硕先生手书名片

◆ 童衍方

西泠印社，占湖山之胜概，居孤山之奇秀。百余年前，印社先贤以“保存金石，研究印学”为使命，捐献资产、家藏，集社西泠，开创百年印坛新风，仰慕而追随者不辍。今年十一月为西泠印社创建一百一十五周年。月前，笔者在西泠印社社址遁庵展厅举办“孤山仰贤”捐赠作品展。集近期创作的书法、篆刻、砖铭、砂壶及金石文玩拓题共二十五件套。内容大都为创社四君子及金石学前辈的诗文、联句。创作过程中，重观先贤妙迹，缅怀先贤德行，受益良多。

因展览在西泠印社创社四君子之一吴隐先生的遁庵举办，故尤多重温吴先生之嘉言懿行。吴隐(1867—1922)，原名金培，字石泉，后更字石潜，号潜泉，别署遁庵。浙江绍兴人。先生少贫，十余岁即至杭州一碑铺学习镌刻。工余之暇与叶铭同游戴用柏之门，学古文、习许书，摩挲金石、究心篆刻。廿余岁时有诗云：“敢将岁月等闲过，断碣残碑一室罗。金石能为臣刻画，随他刀笔汉萧何。”乃其自况也！

吴隐在西泠印社创社过程中，贡献最大。他于1915年建遁庵，其旁掘地得泉，遂建“潜泉”，复建岁青岩，还朴精舍、鉴亭、观乐楼(以其侄孙吴善庆为主)。又

吴昌硕先生与吴隐同宗，赏其聪慧，才干，交往密切。笔者在举办“孤山仰贤展”期间，幸见昌硕先生付吴隐名片一帧，虽短短二十字，却心手双畅、超妙入神！

吴昌硕先生名片为洋白纸，纵8.7厘米，横4.7厘米，印刷体“吴昌硕”三字居中，其两侧行草书题曰：“碑与拓奉缴，碑后略书数行，幸石潜宗台正之，弟吴昌硕顿首。”“碑”字原误写为“拓”字，后改之，若是若非，颇有趣。“缴”字作草写，交付也。“幸”字亦草写，希望也。《汉书·灌夫传》有：“(窦)婴乃使昆弟子上书言之，幸得召见。”意为碑拓件奉交，题跋数行望石潜宗台指正，吴昌硕顿首。

前人谓笔墨精良，发古香之气。昌硕先生以神来之笔，在洋白纸上挥洒，照样显其弥漫之精力及神采。其用笔用墨，轻重、疾徐、顺涩、浓枯，丰富变化，直泻而下。真有百赏不厌之妙！真可谓“活泼泼地饶精神”！此名片中“奉、缴、略、幸”等字草法，以奇为正，富有变化。“石潜”二字参差错落，饶有姿态。虽为小字却贵能圆中兼方，转中带折，风骨内含，神采焕发！“书为心画”，此书实为吴昌硕先生豪迈、雄浑、恬淡、自然、平易近人的人格写照，臻此境界，焉能不奇！

藏杂故事

乾隆工琥珀雕佛手

◆ 韩天衡

此乾隆工琥珀雕佛手(见图)，琥珀极少大料，此作高12厘米，罕见。古人不知其是松柏类树木分泌的树脂，入土亿万年所形成。有谓是猛虎死后皮肉化为泥土，而其魂则成金黄色的宝石——虎魄，又称琥珀，诚神话也。

中国人讲吉祥，佛手与福寿谐音，寓祝惬意。此作，有不凡的艺术加工，较之实物尤显雅致，形态多姿，繁而不碎，巧而不小，金灿灵莹，圆浑天成。惜乎彼时巧匠留艺而不重私名，作者不可考，然可断为大匠所制。此件二十年前友人自欧洲得之，记得是嘱书斋馆匾额易得。友谊者可戏解为：友处易来也。

艺坛鸿爪

书画篆刻多面手

◆ 管诚

近期，上海笔墨博物馆举办《张用博书画篆刻文献展》，向人们介绍了这位书画篆刻多面手。

张用博(1933—2016)江苏沐阳人。曾用名张天溥。字尚犀，江南游子，抱香居士；别署尚犀书屋、味墨斋、抱香居等。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西泠印社社员，原上海书法家协会理事。发表的书刊文章有《略谈来楚生艺术的章法》、《汉印风格浅析》、《散木先生二三事》、《散木印艺》、《印章章法揭秘》、《来楚生篆刻艺术述真》。

1933年张用博出生于江苏省沐阳县的书香门第之家，自幼耳濡目染，由此产生了与丹青翰墨相伴一生的期盼。1949年少年张用博到上海，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次年10月，随军抗美援朝。1955年张用博复员回沪，相对安定的新生活，使他产生了自学书法篆刻的强烈愿望。

1958年张用博有幸结识了沪上篆刻大家邓散木的高足单孝天先生。三年后，经单孝天先生推荐，张用博拜上海花鸟画家江寒汀的大弟子乔木先生为师，学习江派花鸟。

1964年秋末，张用博因师从来楚生先生而艺术水平有了根本的升华。来先生毕生献身于书法、绘画、篆刻艺术，其肖形印至今独步印坛。得来师亲授，张用博渐谙来师笔墨三昧。

张用博的篆刻艺术，可分师承和创新两个阶段，前期(以1964年为界)，得单孝天真传，可追溯至邓散木；中后期受来楚生亲授，洞窥吴昌硕、吴让之诸前贤堂奥。他亦信奉“拿来主义”，凡是各家长处，即可取为吾所用。在他的篆印中，闪烁着诸多前辈印人的光毫。

此次展品有书法、绘画、篆刻等作品，由张用博先生的子女、好友、学生提供。这些是其留下的一小部分精到之作，也是心血结晶。其中还有来先生致张用博信函真迹等，殊为难得。

■ 张用博篆刻生肖马印

书墨画缘

砚中岁月长

◆ 亦喃

屯溪老街上，周小林是个响当当的人物，不仅因为他经营的“三百砚斋”对于歙砚的传承、研发和创新赢得的成功，还因为此有数位国家级雕刻大师、漆艺大师、木雕大师也随着“三百砚斋”的一方方精品歙砚诞生。

早年，周小林的同乡、大名鼎鼎的吴作人先生为他命名“三百砚斋”，斋名出处是白石老人常用的一方闲章“三百印富翁”，吴老说，希望他成为三百砚富翁。老林自言他要的不是小名小利，而是千古名。为了这个千古名，他带领着一群徽州人不闻尘世喧嚣地在古镇上守着朴质的工具、家伙，一笔一刀地雕刻着岁月流年。不求传奇，在平淡中牢牢保持着那份对传统的敬畏。

小时候做过武生，周小林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，耄耋之年的他开始拿起毛笔舞文弄墨，不但练习书法和绘画，还学习写诗作赋。近日，为纪念与妻子的金石之盟，他创作了数十幅书画作品，结集成书，在金婚之日作为礼物，拳拳之心，令人感动。

在大力发扬传统文化精神的当下，对书画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，目的不在成名成家，更多地在于陶冶情操，净化心灵。而每个人人文素养的积淀，或人生阅历的积淀，都会造就其笔下不同的面貌，这亦是中国书画令人着迷的地方。

■ 周小林画《绿牡丹》

匠心独具

蒋耀洲的唯美壶

◆ 王晓君

宜兴壶人蒋耀洲，乃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葛军的高徒，一心攻研传统紫砂工艺。在他的工作室我看到了一把清莲壶(见图)：整个壶乃一朵含苞待放的清莲，花房半弄，亭亭玉立，壶嘴与壶柄均用莲梗，优美的曲线，贯通了壶身的气息，凸显了流畅的气韵。他以成熟的莲蓬作壶纽，以示团结和谐和生命的再现。壶面是工笔画的荷莲，淡绿的荷叶，宽容大度，充满着生机；芳心卷舒的白莲花，柔和高雅，似在发出淡淡的清香，还有心连着心的莲蓬，和不蔓不枝的莲梗……

这些画面在纸上得来，应该说不难，而在壶面上求得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它确实花了蒋耀洲的一番心思：首先是原料，彩绘工艺是绝不能用化工原料替代的，它必须用原矿，也就是说用紫砂五色泥的老矿，将其磨成浆粉。其次是烧制，壶泥和彩绘泥是不一样的料，烧制的温度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，至于两者调节成高度的一致，这些有科技含量的活儿，我也不便多问，

但整个壶面的肌理效果确是很好，看似平面，却有浮雕之味；看似简单，又有竹刻中薄翼雕的美感。清莲壶古雅大方，颇有廉洁奉公、谦卑自守的大家风度。

蒋耀洲的作品很多，有生命力极强的《云雀》、有鉴真和尚乘风破浪的《东渡》，有人展中国国家博物馆“印象中国宜兴紫砂展”中的《石瓢三君子》……但我更佩服他的是他将自己的一技之长奉献给当地的残疾兄弟，他带领着几十位身残志坚的弟子，静心定神地创研紫砂艺术品。他说：“能给残疾兄弟插上自信的翅膀，让他们在壶的乾坤中展现自己的美丽，是我的愿望。”这一点，我在工场间内，感受到了。我以为是人间的真善美，在蒋耀洲处得到了升华，这才是真正的唯美。